

西班牙简史

一个帝国的登顶、跌落与爬回：运气、选择与地理各自起了什么作用

王建硕

费曼式写法 ·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

导读

一个帝国的登顶、跌落与爬回：运气、选择与地理各自起了什么作用

先别背年份。先想想一道怪题：

十六世纪，一船一船的白银从美洲运抵塞维利亚，多到后来历史学家用「万吨」来计算。按理说，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幸运的国家——可偏偏就是这个国家，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一步步变穷、变弱，被只有弹丸之地的荷兰超过，被老对手英国甩开，到 1898 年连最后几块殖民地都输得精光。

天上掉下来一个帝国，为什么没能让西班牙变富，反而像是害了它？

这就是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。答案不在某一个昏君、某一场败仗里，而在几条贯穿两千年的线索里：一块「一堵墙加一扇门」的地理、一个从娘胎里就是拼起来的国家、一笔太容易挣的白银、和一个总在「纯度与实用」之间选纯度的政治文化。

读这本书不需要任何预备知识。我们只守三条规矩：每个名词第一次出现都当场讲人话；每章只讲透一件事；讲因果，不堆词条。读完十二章，你会得到一条完整的线：从罗马人上岸，到 711 年穆斯林渡海，到 1492 年那个改变国运的年份，到白银的诅咒，到内战与独裁，再到 1975 年那场举世惊讶的和平转身——独裁者死了，国家却没有乱。

历史在这里不是故事会，是一台机器的工作原理说明书。看完你会明白：西班牙的大起大落，几乎每一次都踩在同一套机制上——而这台机制，今天还在世界其他地方（石油国、资源国）照常运转。

我们从这张「牛皮」的地理开始。

第一章 · 欧洲的门槛

要讲一个国家，先别急着讲人。先看地图——因为地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里的人会遇到什么事。

伊比利亚半岛，就是欧洲西南角伸出去的那一块，今天主要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。它的形状有点像一张牛皮，而这张牛皮挂的位置非常微妙：**它既是欧洲的一部分，又不太像欧洲。**

一堵墙和一扇门

看半岛的北边，是比利牛斯山脉——一条长约四百多公里、普遍超过三千米高的山链，横在半岛和法国之间。在欧洲，这样的山就是天堑。它高到足以让大军翻越变得很贵，于是法国人有句老话被反复引用：「比利牛斯山以南，就不算欧洲了。」这句话当然是偏见，但它说出了一件真事：这堵墙把半岛和欧洲的「主干道」隔开了。欧洲大陆上思想、军队、时尚的每一次大流行，传到半岛都要慢半拍、打个折。

再看南边。半岛的最南端离非洲只隔着直布罗陀海峡——最窄处只有约十三公里，天气好的时候站在岸边能直接看见对岸的山。十三公里是什么概念？今天的游泳运动员横渡它只要几个小时，古代的木船顺风顺水半天就到。对地中海世界来说，这不是边界，这是一**扇没上锁的门**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西班牙这地方，北边被一堵高墙和欧洲隔开，南边却留了一扇通向非洲的侧门。所以它天然就是个「两不管的交界地带」——谁想从非洲进欧洲、从欧洲下非洲、从地中海出大西洋，都得经过它家门口。

十字路口的命运

「十字路口」听起来风光，实际滋味复杂。十字路口意味着两件事情同时发生：

- **好东西先来。** 种葡萄和橄榄的技术、冶铁、字母文字、后来罗马的法律和语言、再后来阿拉伯人的数学和水利——这些都不是半岛原生的，而是从门外走进来的。半岛总是最早接待新

东西的欧洲地方之一。

- **军队也先来。**谁强大了都想占这个门口。迦太基人、罗马人、西哥特人、阿拉伯人……半岛的历史，很大程度就是「一波又一波的外来者从这个门口走进来」的历史。后面的每一章，几乎都是从某个外来者敲门开始的。

关起门来，里面还是碎的

如果只是「对外是十字路口」，西班牙的故事会简单很多。真正麻烦的是：**半岛内部自己就是碎的。**

半岛中央是一块巨大的高原，叫梅塞塔高原——平均海拔六百多米的一块高地，占了半岛面积的大约一半。这块高原不是平坦的草原，而是被好几列山脉切成一块一块的；高原四周又被山围起来，通向海岸的河谷又窄又陡。欧洲大河不少能当公路用，半岛上的河却大多水流湍急、季节变化大，航运价值有限。

结果是什么？在古代交通条件下，半岛的各个区域——西北多雨的绿色地带、中央干旱的高原、东边地中海沿岸、南边温暖的安达卢西亚——彼此之间的往来，竟然常常不如各自与「门外」的往来方便。西北部的加利西亚人在气候和气质上更像大西洋边的凯尔特人，东海岸的人几千年来都做着地中海的生意，南边安达卢西亚望得到北非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这块半岛对外是一个整体，对内却是一堆「各自为政的小格子」。所以「统一西班牙」在历史上从来不是默认状态，而是一件需要有人花很大力气、甚至花几百年才做成、而且始终做得不太彻底的事。

记住这两个设定

整本书的故事，其实就挂在这两条地理设定上：

1. **对外：一堵墙加一扇门。**和欧洲若即若离，和非洲、地中海、大西洋敞开相连。所以西班牙的历史总是「外来者敲门」的历史——711 年穆斯林从这扇门进来，1492 年哥伦布从这扇门出去，都不是偶然。

2. **对内：一堆难以整合的格子。**所以「谁是西班牙人」这个问题会吵几百年，到今天加泰罗尼亚、巴斯克的分离主义还没吵完（第十二章会讲到）。

下一章，第一批真正把这堆格子「格式化」一遍的外来者登场：罗马人。他们在这里待了六百年，久到连今天西班牙人说的话，都是罗马士兵的拉丁语变的。

第二章 · 罗马最深的烙印

上一章说，半岛的历史就是外来者敲门的历史。在罗马人之前，已经有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来过——他们是做生意的，在沿海建了一些贸易据点，把葡萄、橄榄和字母带了进来。但这些都是「点」，真正把整张牛皮「格式化」的，是罗马人。

为了打仗来，为了资源留

罗马人不是冲着半岛来的，是追着敌人来的。公元前 218 年，罗马和北非强国迦太基打第二次布匿战争，而迦太基的大本营之一就在半岛南部（今天「**卡塔赫纳**」这个城市名，就是从「迦太基」变来的）。罗马军队从半岛东北登陆，本意是抄迦太基的后路——结果打着打着发现，这地方有银矿、有粮食、有橄榄油，值得留下。

但「留下」花的时间超乎想象。半岛内部那些碎格子（还记得上一章的地理设定吗）让征服变成了一场持续**两百年**的游击战泥潭。最著名的是努曼提亚——一座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山城，被罗马大军围困后死守到最后，公元前 133 年城破时，幸存者宁可自焚也不投降。直到公元前 19 年，奥古斯都才平定西北山区，宣布整个半岛「搞定」。从登陆到平定，正好两百年——比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其他任何一块地方都费劲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拿下西班牙是罗马帝国最吃力的一场征服，花了两百年。这个开局预告了一件事：半岛的格子地形，让任何想彻底控制它的人都要付出超额成本——以后每一章你都会看到这条规律反复出现。

六百年，烙得最深

征服费劲，但征服之后的「罗马化」却异常彻底。罗马人在半岛统治了约六百年——比很多王朝在本地的统治都长。六百年是什么概念？从今天往前数六百年，是明朝初年。这么长的时间，足以让「罗马」不再是外来占领，而变成日常本身：

- **语言。**今天西班牙人说的卡斯蒂利亚语（就是我们通常说的「西班牙语」），直接由民间拉丁语演变而来；加泰罗尼亚语、葡萄牙语也是。半岛上的原住民语言，除了巴斯克语这个活化石，几乎全部消失。
- **城市与法律。**罗马人修的城市（塞维利亚、梅里达、塔拉戈纳……）至今还是城市，罗马法的精神渗进了后来西班牙法律的底子。
- **宗教。**基督教经罗马帝国传入半岛，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——哪怕后来穆斯林统治了七百年，基督教的底子始终在。

最能说明「罗马化有多深」的一件事：**罗马帝国自己出了好几位「西班牙籍」皇帝**。图拉真、哈德良、狄奥多西一世——这些名字写进罗马史课本的人，都出生在半岛。这不是殖民地给母国进贡，这是殖民地变成了帝国的核心地带。

西哥特人：接盘的守卫者

五世纪初，罗马帝国自己垮了。几支日耳曼部族（汪达尔人、苏维汇人、阿兰人）先后涌入半岛，打砸了一阵，最后胜出的是西哥特人——一支早就罗马化、信基督教的日耳曼部族。他们以托雷多为都城，建立了一个统治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王国。

要注意西哥特人干了什么：**他们没有推翻罗马的东西，而是接着用**。说拉丁语、用罗马法、信基督教，后来还干脆放弃了自己那派基督教，在 589 年正式改信了罗马公教（就是后来叫「天主教」的那一支），和本地教会彻底合一。所以你甚至可以这样理解：西哥特王国是罗马在半岛的「售后服务部门」——牌子换了，系统还是那套。

但这个王国有一个致命的结构性毛病：**王位不是父传子，而是贵族推举**。听起来很先进，实际效果是每次老国王一死，贵族集团就开撕，政变、暗杀、内战成了保留节目。国家表面统一，内部天天内耗。

711 年，当一支阿拉伯—柏柏尔军队从南边那扇十三公里宽的门渡海而来时，接待他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内斗正酣的王国。一场战役，国王战死，王国像纸牌屋一样塌了。

下一章讲这七百年——半岛变成了「安达卢斯」，科尔多瓦一度成为西欧最大的城市。这一章值得记住的是：罗马留下的三样东西——**拉丁语、基督教、城市**——生命力顽强得惊人，它们将在穆斯林统治下全部存活，并在几百年后成为「收复失地」的旗帜。

第三章·安达卢斯的七百年

711 年春天，一支约七千人的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——就是第一章说的那扇十三公里宽的门。带队的是柏柏尔将领塔里克，「直布罗陀」这个名字就来自他：直布罗陀一词源自阿拉伯语「塔里克山」。几个月后，瓜达莱特河一战，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战死，那个内斗成性的王国几乎没有组织起第二次抵抗就瓦解了。几年之内，穆斯林控制了大半个半岛。

为什么这么快？除了西哥特人自己内斗，还有一个原因：征服者的条件相当宽松。交税、承认新统治者的权威，你的财产、法律、信仰基本不动。对很多被西哥特贵族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人来说，换老板不一定是坏事。

安达卢斯：当西班牙是欧洲最亮的地方

穆斯林统治下的半岛叫安达卢斯——今天西班牙「安达卢西亚」大区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。它的高光时刻在十世纪：当时统治科尔多瓦的倭马亚王朝后裔宣布自己为哈里发，与巴格达分庭抗礼。都城科尔多瓦的人口估计达几十万，是西欧最大、最繁华的城市——同一时期的巴黎和伦敦还只是几万人的脏乱小城。科尔多瓦有铺装的街道、街灯、几十座图书馆；大清真寺一次能容纳数万人礼拜，今天它还立在那里（后来被改成了大教堂）。

数字和灌溉是两件最实在的遗产。阿拉伯数字、代数学、以及从东方带来的水利技术（水渠、水车），让安达卢斯的农业产出大增，橙子、甘蔗、棉花、稻米这些作物都是这一时期进入半岛的。今天西班牙语里一大批以 al- 开头的词（almohada 枕头、azúcar 糖、aceite 油），都是这段历史的化石。

三种信仰，一个屋檐下

这段历史最常被问的问题是：穆斯林、基督徒、犹太人真的和平共处过吗？诚实的答案是：**比同时代的欧洲宽容，但绝不是平等的天堂。**

规则大致是这样：伊斯兰教法给基督徒和犹太人一个齐米的身份——「受保护者」。交一笔特别税（人头税），就可以保留自己的信仰、法庭和社区；但不能传教、不能建新的教堂、不能担任最高公职。这不是平等，是「付费的、低人一等的宽容」。

在实际运作中，这个体系几百年里大体稳定。犹太人在安达卢斯迎来了他们中世纪最辉煌的时期之一——哲学家迈蒙尼德就出生在科尔多瓦。许多基督徒干脆改宗伊斯兰教（被称为穆拉迪人），或者不改宗但全盘阿拉伯化（被称为莫扎拉布人）。文化上，安达卢斯成了希腊经典回流欧洲的传送带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先在科尔多瓦被译成阿拉伯文、加上注释，再经托莱多的翻译家译成拉丁文，喂饱了后来欧洲的经院哲学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别把安达卢斯想成「三教一家亲」的乌托邦，也别想成七百年的黑暗占领。它更像一个等级制但大体讲规矩的多元社会——二楼的人压着一楼的人，但一楼的人至少不用搬家。这个状态撑了好几百年，直到两边都开始极端化。

七百年是怎么结束的

安达卢斯的弱点和西哥特王国惊人地相似：**内部分裂**。1031 年，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在内战中解体，碎成几十个小王国（史称「泰法诸国」）。小王国们互相攻伐，打不过就向北方的基督徒国王交保护费、借兵——等于花钱雇别人来削弱自己的邻居。北非的激进教派两次跨海来「整顿纪律」，暂时统一了局面，却也终结了宽松的文化氛围，把宽容的时代一起结束了。

而北方，几个在山里幸存下来的基督徒小据点，正在慢慢长大。下一章讲他们如何用八百年把这盘棋下完——以及为什么「收复失地」这个词本身就是后人编出来的一个叙事。

这一章记住一件事就够了：**西班牙的底色是双层的**。下面垫着罗马的拉丁语和基督教，上面覆盖过七百年的阿拉伯文明。今天西班牙的建筑、词汇、饮食、音乐里，这两层都在——这也是它为什么和「典型欧洲」总是有点不一样。

第四章 · 收复失地：一盘下了八百年的慢棋

先拆一个神话。西班牙历史教科书里常把 711 到 1492 年说成一场连贯的「收复失地运动」(Reconquista)——仿佛北方的基督徒从第一天起就立下了「一定要把地收回来」的八百年计划。这是十九世纪民族主义者回头编出来的叙事。真实的情况混乱得多，也有趣得多。

边境不是战线，是生意

711 年之后，没被征服的基督徒退进半岛北部的山区，慢慢长成几个小王国。他们和南方的安达卢斯之间，是一条宽宽的地带：堡垒、牧场、商路交错。在这条边境上，打仗是常态，但打仗的方式会让你意外：

- **盟友不看信仰看利益。**基督徒国王向穆斯林国王借兵打自己的基督徒邻居，是家常便饭；反过来也一样。大名鼎鼎的「民族英雄」熙德——后来成了西班牙的史诗主角——真实身份是个雇佣兵头子，一辈子给基督徒和穆斯林老板都打过工，谁出钱多跟谁。
- **打仗是为了抢，不一定为了占。**掠奴隶、抢牲口、收赎金，是边境经济的一部分。真正「占下来就要守住」的大推进，几百年里只有几次。
- **前进靠移民，不靠闪击。**每拿下一片地，国王就发特许状招人开荒。所以南进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和经济账，而不是圣战的热情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把这八百年想象成一家公司的「市场份额缓慢扩张」比想象成「八百年圣战」要准确得多。大部分是日常经营，偶尔几次关键并购。

几次关键「并购」

八百年里真正改变格局的节点，一只手数得过来：

1. **1085 年，拿下托莱多。**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占领了半岛的前首都。这是第一次有大城市易手，震动整个伊斯兰世界——北非的激进教派正是被这件事招来的。

2. **1212 年，纳瓦斯·德·托洛萨之战。**几个基督徒王国罕见地联合起来，在山口打赢了一场决定性的会战。从此南方政权再也无力北伐，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。
3. **十三世纪中叶，扫尾。**科尔多瓦（1236）、塞维利亚（1248）相继陷落。穆斯林在半岛上只剩下东南角一个小小的格拉纳达酋长国——它靠向卡斯蒂利亚称臣纳贡，又苟延残喘了将近两个半世纪。

两个王国怎么走到一起的

到十五世纪中叶，半岛上是三盘棋：最大的卡斯蒂利亚（占半岛一大半，内陆高原、畜牧业、民风强悍）、阿拉贡（东边地中海贸易老手，控制着巴塞罗那、瓦伦西亚和海外领地）、以及葡萄牙和格拉纳达。

1469 年，一桩婚姻把前两盘棋合成了一盘：卡斯蒂利亚的女继承人伊莎贝拉和阿拉贡的王储斐迪南结婚。两人后来各自继位，史称「天主教双王」。

这里有个要紧的细节：这不是两个国家的「合并」，而是「拼单」。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保留各自的法律、议会、货币甚至海关，只是君主恰好是同一对夫妻。两个人各管各的摊子，联手办大事。

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？因为它预告了西班牙几百年后还在头疼的问题（第十二章的加泰罗尼亚）：**这个国家从娘胎里就是「拼起来的」**。拼缝一直都在，只是有时被盖住，有时露出来。

双王的操作系统升级

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不只会联姻。他们在二十几年里给国家做了一次彻底的系统升级：重建王室财政，削弱不听话的大贵族，建立常备的治安力量，设立宗教裁判所——一个直接对王室负责、专门清查「信仰是否纯正」的法庭系统。它名义上管宗教，实际上是把思想控制收归中央的工具。

到这里，棋盘上只剩最后一颗子：格拉纳达。下一章讲 1492 年——双王拔掉这颗子、放哥伦布出海、驱逐犹太人，三件改变国运的事挤在同一年发生，而这并不是巧合。

第五章 · 1492：改变国运的一年

公元 1492 年，西班牙发生了三件大事：

- 1 月 2 日，格拉纳达末代苏丹献城投降，半岛上最后一个穆斯林政权灭亡——「收复失地」走完最后一公里；
- 3 月 31 日，双王签署阿尔罕布拉法令，命令境内犹太人要么改信天主教，要么四个月内离开，不许带走金银；
- 8 月 3 日，一个叫哥伦布的热那亚人带着三条小船从帕洛斯港出发，想向西航行到亚洲，10 月 12 日撞上了美洲。

三件事挤在同一年，看起来像巧合。拆开看，它们是同一套逻辑的三个产物。

同一套操作系统

上一章说过，双王给国家做了一次系统升级。这次升级有一个核心设计思想：**统一**。统一的王权、统一的财政、统一的司法——还有，统一的信仰。

为什么信仰也要统一？用工程师的话说：中世纪的欧洲国家，「认同」还没有国籍这个概念可挂靠，最顺手的身份标识就是宗教。一个国家里如果住着几拨信仰不同、法庭不同、还能和外国同信仰者串联的人，在那个时代看来就是安全隐患。格拉纳达一拿下，「把半岛变成信仰单一的天主教国家」就从理想变成了可以执行的政策。

走的人有多少，至今史家还在争——估计从几万到二十万都有（旧式说法偏高，晚近研究多认为在十万上下）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走的是这个国家很大一部分最会做工、最会看病、最会做生意和管账的人，他们散落到奥斯曼帝国、意大利和北非。奥斯曼苏丹据说幸灾乐祸地评论：斐迪南「把自己的国家变穷，来富裕我的」。留下的人被迫改宗，成为「新基督徒」——而宗教裁判所接下来几十年的主要业务，就是查这些人是不是真心改的。

这套「清洗换取纯度」的逻辑，1609 年会再重演一次：三十万摩里斯科人（被迫改宗的穆斯林后裔）被整体驱逐出境。两次驱逐，等于把国家里很大一部分最会种地、最会做生意、最会算账的人赶了出去。这笔账，第七章会好好算。

哥伦布：一个被全欧洲拒绝的商业计划书

哥伦布的事，值得用「融资」的眼光重新看一遍。

他的计划书是：不向东绕非洲，直接向西横渡大洋到亚洲，路程更短。这份计划书有一个致命的计算错误：他把地球的周长算小了大约四分之一，还大大高估了亚洲的宽度。当时懂行的学者都看出了这个错——葡萄牙王室、英法王室先后拒绝了他，理由完全正确：**按他的算法，船队在到达亚洲之前就会全部饿死在海里**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欧洲和亚洲之间恰好横着一整块没人算进去的大陆。

伊莎贝拉为什么投了？因为时机。1492 年初，打了十年的格拉纳达战争刚结束，王室财政空虚但士气正旺，而且葡萄牙已经绕过非洲在向东航线上领先——西班牙需要一条自己的赛道。对双王来说，三条小船、几百号人，是一笔亏得起的风险投资：赌输了一个舰队，赌赢了一个大洋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哥伦布不是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」的英雄（那在当时是常识），而是一个算错了数、被所有专业机构拒投、最后因为运气好到离谱才成功的创业者。中间那块大陆救了他的命。

三只蝴蝶扇动翅膀

把三件事连起来看，1492 年给西班牙定下了此后几百年的性格：

1. **格拉纳达的陷落**让「为信仰而战」成了国家认证的成功经验——这套打法马上被原样搬到美洲：征服、传教、占有土地，一整套流程在安达卢斯边境演练过几百年，拿来就能用。
2. **驱逐犹太人**确立了「纯度优先于实用」的优先级——宁可国家变穷，也要信仰单一。这个优先级将在关键时刻反复让西班牙做出伤己的选择。
3. **哥伦布**给了西班牙一个谁也没料到的奖品：整个美洲大陆（巴西除外——1494 年西葡两国签了条约，把新世界像切西瓜一样沿一条经线分了）。

下一章讲这个奖品有多大：几十年内，西班牙从半岛上的一个王国，变成横跨美洲、欧洲、菲律宾的全球帝国。而更离奇的是，戴上这顶皇冠的那个人，原本根本没打算当西班牙国王——他连西班牙语都不会说。

第六章 · 天上掉下个帝国

1500 年，一个叫查尔斯的男孩在根特（今天的比利时）出生。没有人会猜到，这个讲法语、一辈子没学利索西班牙语的佛兰德孩子，十六年后会成为西班牙国王，十九岁又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——中欧一大片德语土地的共主。

史上最大的一次「继承拼接」

查尔斯的帝国不是打来的，是**继承来的**——而且是一次概率极低的四合一继承。事情是这样的：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恰好是四顶王冠的主人，而排在他前面的继承人们又恰好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了。到他十六岁时，四份遗产全部砸在他一个人头上：

- 外祖父斐迪南 → **阿拉贡**及其地中海领地（那不勒斯、西西里等）；
- 外祖母伊莎贝拉 → **卡斯蒂利亚**及整个美洲；
- 祖父马克西米连 → 哈布斯堡家在**奥地利**的世袭领地，加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候选资格；
- 祖母玛丽 → 富庶的**勃艮第**和尼德兰（今天的荷兰、比利时）。

地图上涂一涂：西班牙、半个意大利、奥地利、低地国家、整个美洲殖民地——这在欧洲历史上从未有过。史称「日不落帝国」的说法最早就是形容他家的：在他的领地上，太阳永不落山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西班牙的超级大国地位，起点不是战场上的胜利，而是一场婚姻彩票的头奖。这一点很关键——它意味着这个帝国从第一天起就是「拼起来的」，拼图的每一块都有自己的语言、法律 and 离心倾向。

帝国的真正引擎：白银

版图是继承的，但让这台拼起来的机器运转了上百年的，是美洲的白银。

1545 年，在今天玻利维亚境内的波托西发现了大银矿——一座银多到「可以直接挖银子当石头用」的山。加上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等矿区，美洲白银开始以舰队形式横跨大西洋：每年一两支船队，从美洲港口集结，在武装护卫下驶向塞维利亚（后来是加的斯），史称「白银船队」。十六到十七世纪，流入欧洲的美洲白银以万吨计，其中绝大部分经过西班牙的港口。

为了管好这条血管，西班牙设立了「贸易院」，规定所有美洲贸易只能走指定港口、指定船队、登记在册——一套严格的特许经营体系。王室从每一船白银里抽「五分之一」的王室税。

腓力二世：坐在世界中心加班的人

查尔斯的儿子腓力二世（1556 年继位）把帝国推向了巅峰，也暴露了它的运行方式。他在马德里郊外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里，用成堆的文件统治这个全球帝国——事无巨细都亲笔批阅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被戏称为「文书之王」。

但「文书之王」治下的帝国有一个结构性的荒谬：**钱从美洲进来，债从欧洲欠下**。帝国要同时在太多战线上烧钱：和奥斯曼土耳其在地中海打、和造反的荷兰人在低地国家耗、和法国纠缠、还要养活无敌舰队。白银一到港，往往转手就付给了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的银行家——那是军费债的债主们。腓力二世在位期间，王室宣告破产（拒绝偿付债务）达四次之多。世界首富的朝廷，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老赖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几万吨白银灌进来，西班牙却越灌越穷？这不是运气不好，而是一个经济学机制在起作用——它的名字要到几百年后，在石油国家身上才会被正式起出来。下一章讲这个机制：**资源诅咒**。

第七章·白银的诅咒

第六章结尾的问题值得单独用一章来回答：几万吨白银灌进西班牙，为什么反而把它灌穷了？这不是道德故事（「钱让人堕落」），而是一个可以讲清楚的经济机制。经济学里叫它资源诅咒——自然资源太丰富的国家，往往发展得反而不好。荷兰经济学家在二十世纪研究天然气时发现它的一个侧面，称之为「荷兰病」；而历史学者指出，这个病的第一个著名患者，恰恰是荷兰的老对手西班牙。

机制分三步，一步都不玄。

第一步：钱多了，东西就贵了

白银是什么？是钱。钱本身不能吃不能穿，它的价值取决于能换到多少东西。当美洲白银如潮水般涌入，而半岛上的粮食、布匹、房子并没有变多，结果只有一个：**涨价**。十六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「价格革命」，物价一百年里翻了几倍，而西班牙是涨价最凶的地方——白银是从它的港口上岸的，离水源最近的地方水最深。

工资跟着物价涨，地租跟着物价涨。很快，在西班牙生产任何东西，都比邻国贵。

第二步：造不如买，买不如放贷

东西贵了会怎样？商人一算账：托莱多的刀剑、塞维利亚的呢绒，质量虽好，价格却被国内的贵工资顶上去，不如从佛兰德、法国、意大利进货划算。于是白银在西班牙只是「过路」：上岸，付给外国商人买货，再付给外国银行家还债，流走了。当时有句著名的自嘲：西班牙是「**印第安人的钱、欧洲人的钱，唯独不是西班牙人的钱**」的漏斗。

更微妙的是人心。当一个社会里最赚钱的事是「占一块殖民地、收租、放贷、买个爵位」，谁还愿意开作坊？贵族身份可以免税，于是有钱人争相买爵位脱离生产；教会吸纳了大量最聪明的人；手工业者成了被瞧不起的行当。这不是西班牙人天生懒——是**激励机制被白银拧歪了**：生产性劳动的回报，系统性跑不赢寻租的回报。

第三步：国家在错误的时间收不到钱

白银主要是谁挖的？王室和殖民者。税收制度跟着银子设计，王室习惯了「等船来」的财政——银子到港就有钱，船被劫了就破产。而国内那些能长期下金蛋的税基（工商业、农业改良），既没动力培育，也培育不起来。第六章说过，腓力二世破产了四次；他的继承人们接着破。帝国表面上富甲天下，财政上却永远寅吃卯粮。

对比一下邻居就更清楚了。没有白银的荷兰人怎么办？只能造船、跑运输、搞金融、做转口贸易——硬生生把「没有资源」逼成了一整套商业和技术能力。等西班牙的白银船队衰落，西班牙手里什么也没剩下，荷兰手里全是能下蛋的鹅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白银对西班牙，就像一笔天降横财对一个人——来得太容易的钱，会让你把「赚钱的能力」本身荒废掉。荷兰没有横财，只好练能力。二十年后，横财花完了，能力还在长。

军事的账单

财政之外还有军事。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拼起来的帝国，等于给西班牙签下了一堆它甩不掉的防务合同：尼德兰要镇压、地中海要防土耳其、法国要围堵、英国要对付。1588 年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失败，常被当成衰落的标志；其实更说明问题的是：无敌舰队损失过半，西班牙几年内就又重建了一支——它当时确实还有钱。**真正拖垮它的不是任何一场战败，而是几十年不停的多线战争，打在一个越烧越薄的财政底盘上。**1568 年开始的荷兰独立战争打了八十年，那才是失血不止的伤口。

这个机制今天还在运转

把「白银」换成「石油」，把「塞维利亚」换成任何一个资源型首都，这个故事会原样重演：油价高企时本币升值、进口便宜、制造业萎缩、政府靠资源税度日、人才涌向政府和寻租部门；油价一崩，发现家里什么都没有。经济学家给这套流程起过好几个名字，但最早的完整案例，写在十六世纪的西班牙账本上。

下一章回到王朝本身：哈布斯堡家最后一百年，用一连串荒诞的家庭内部决策，亲手把帝国推进了继承危机——而接盘的波旁家族，将给西班牙换上法国的发动机。

第八章 · 从巅峰滑落的四代人

腓力二世 1598 年去世时，西班牙仍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大国。一百年后，1700 年，它的末代哈布斯堡国王去世，没有子嗣，欧洲列强围着遗产打了一场大仗。这一百年间发生了什么？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家族的基因，和一个帝国的账单。

一张越走越窄的家谱

哈布斯堡家族有一个著名的家传策略：「让别人去打仗吧，你，幸福的奥地利，结婚去吧！」他们靠联姻拿下的领地比靠战争多。但策略的背面是：**为了不让领地外流，他们倾向于在家族内部结婚**。舅舅娶外甥女、表兄妹通婚，在西班牙哈布斯堡这一支成了常态。

近亲结婚的问题，用生物学家的话说，是近交系数不断累积：隐性致病基因配对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大。恶果集中爆发在末代国王卡洛斯二世（1661 年生）身上：下颚前突到无法正常咀嚼，四岁才会走路，八岁还说不清话，一生多病，两度结婚都没有孩子。现代遗传学者回算过，他的近交系数比亲兄妹结婚生下的孩子还高。1700 年，三十八岁的他去世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绝嗣而终。

把国运绑在一条越走越窄的家谱上，是世袭君主制的系统性风险——西班牙只是它最著名的受害者。

同时，帝国在持续失血

家谱衰败的一百年，也是第七章那个机制全速运转的一百年。几件标志性的事：

- **1609 年驱逐摩里斯科人**（第五章提过）：约三十万穆斯林后裔被整体赶走，其中很多是瓦伦西亚等地最能干的农夫和手工业者。「纯度」又一次赢了「实用」，瓦伦西亚的农业元气大伤。
- **1640 年，葡萄牙独立**。葡萄牙自 1580 年起与西班牙共戴一君，乘着西班牙深陷战争宣布分家，打了二十八年，西班牙认了。同年加泰罗尼亚也起义，宣布脱离西班牙、投靠法国，十余年后才被镇压下去——这两个地区的怨气，此后几百年都没散干净。
- **1648 年，承认荷兰独立**。打了八十年的战争，以正式认输告终。

- **1659 年，比利牛斯条约。**对法国割地求和，欧洲老大的位置正式让给路易十四的法国。

一场全欧洲的「遗产争夺战」

卡洛斯二世无嗣，欧洲两大王室——法国的波旁家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——都拿着和西班牙王室联姻的旧婚书来主张继承权。僵持不下，1701 年爆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：法国+西班牙对英国+奥地利+荷兰，仗打了十几年，从欧洲打到美洲。

结局是 1713 年前后的《乌得勒支和约》，一份各方妥协的分遗产协议：

- 法国国王的孙子可以当西班牙国王（是为腓力五世，波旁王朝开始），但法西两国王位永远不合并；
- 西班牙在欧洲的领地——尼德兰、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米兰——全部分给奥地利；
- 英国拿走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。就是第一章那扇「十三公里的门」的门墩子，从 1713 年起归英国，到今天西班牙还在要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这场战争等于全欧洲合伙给西班牙做了次「拆分重组」：本土留下，海外帝国（美洲）留下，欧洲的豪华分公司全部剥离，家门口的钥匙还被英国收走了一把。西班牙从此从「欧洲棋手」降级为「欧洲棋盘」。

波旁的法国发动机

接盘的波旁王朝给西班牙换上了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发动机，史称「波旁改革」：废除第四章说的那些「拼单」痕迹——取消阿拉贡、加泰罗尼亚等地的自治法律和海关（它们在内战中站错了队），统一行政，整顿财政和军队，放松美洲贸易管制。改革确实让十八世纪的西班牙回血不少，人口和经济都在回升。

但有一个天花板始终没破掉：美洲殖民地还是那台「白银抽血机」，国内的工商业还是没长成。回血靠的是更高效的旧模式，不是新模式。而历史留给这台旧机器的时间不多了——1789 年，法国大革命爆发，全欧洲都要被卷进一台全新的绞肉机。下一章，十九世纪：帝国清零。

第九章·十九世纪：帝国清零

对西班牙来说，十九世纪是从一个侮辱开始的：1808 年，拿破仑以「借道打葡萄牙」为名把法军开进西班牙，然后把西班牙国王父子骗到法国，逼他们退位，把自己的哥哥约瑟夫扶上了西班牙王位。曾经统治大半个欧洲和整个美洲的帝国，被邻居像收快递一样收走了。

一个王朝倒下，整个美洲松手

这件侮辱有一个天量的连锁反应。请记住美洲殖民地的法统逻辑：它们效忠的从来不是抽象的「西班牙国」，而是**西班牙国王本人**。现在国王没了，坐上王位的是法国人的傀儡——那我们还效忠谁？

从 1810 年起，美洲各殖民地纷纷以「国王不在、我们自己先管着」为名成立自治军政府，然后顺势走向独立。西班牙派兵镇压，在海上霸主英国冷眼旁观（甚至暗中支持独立派）的格局下，根本无力跨洋维持帝国。到 1820 年代中期，从墨西哥到阿根廷，大陆上的殖民帝国全部清零，只剩古巴、波多黎各、菲律宾几块「零钱」。

算一笔账：三百年积累的全球帝国，十几年丢光。而它丢得这么快，恰恰说明一件事——这个帝国对本土的经济意义，早已没有账面上那么大；本土自己，正在打一场更要命的仗。

家里打成一锅粥

本土的十九世纪，主题是内战。半岛战争（1808-1814，西班牙人抗法的独立战争，游击战 guerrilla 这个词就是这里传遍世界的）打完后，国家裂成了两半：

- **自由派**：要宪法、要议会、要限制王权和教会，基本盘是新兴的市民和军官；
- **保守派**：要国王、要教会、要传统秩序，基本盘是乡村、教士和旧贵族。

两派斗了一整个世纪：政变、复辟、废立、流亡成了家常便饭。光是围绕「谁有资格当国王」就打了两次卡洛斯战争（1830 年代和 1870 年代）——保守派拥立国王的弟弟卡洛斯一系，宁可打仗也不认自由派的女王。1873 年西班牙人甚至试过一回共和制，第一共和国十一个月换了四任总统，草草收场。

这种内耗有一个深层的经济后果：当英国、法国、德国在修铁路、开工厂的时候，西班牙的资本和人才都消耗在政治斗殴里。工业化的大船开走了，西班牙没有上船。

1898：梦醒时分

压垮骆驼的是 1898 年。古巴独立运动打了几十年，美国以「缅因号」军舰在哈瓦那港爆炸为由参战。两支西班牙舰队——一支在加勒比海的圣地亚哥港外、一支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湾——几乎全军覆没。年底签约，西班牙放弃古巴、波多黎各、菲律宾、关岛。

五百年前哥伦布开启的那个帝国，至此只剩几内亚湾和撒哈拉的零星几块。西班牙人把这一年直接称为「九八年灾难」。

但「灾难」做了一件几任国王都没做到的事：**它让整个国家开始严肃地自问「西班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」**。一批作家、思想家（史称「九八年一代」）写下了成堆的痛切反省；务实的人则推动了识字、铁路和实业。帝国的包袱卸掉后，经济反而开始慢慢爬坡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1898 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打醒了装睡的人。它证明西班牙早就是二流国家，只是把诊断书一直拖着没看。挨完这记耳光，改革才真正开始——这是「祸兮福所倚」的教科书案例。

问题没有解决，只是换了形式

十九世纪的烂摊子——土地集中在大庄园主手里、教会权势惊人、军队动辄干政、地区离心——一个都没解决，全部打包带进了二十世纪。它们会在 1931 年的第二共和国里总爆发，然后在 1936 年炸成一场内战。

下一章：西班牙二十世纪最痛的伤口。

第十章 · 内战：兄弟相残的三年

1931 年，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出走，西班牙和平地迎来了第二共和国。没有流血，举国欢腾。五年后，这个国家陷入了二十世纪欧洲最惨烈的兄弟相残之一。中间发生了什么？

一个同时得罪所有人的共和国

第二共和国的处境，可以概括为：**想改革，但改革的对象全都得罪不起**。第九章说过，十九世纪的烂摊子一个没解决。共和国一上来就同时动了三块最硬的石头：

- **动军队**：裁撤军官。军队觉得自己受辱，记住，西班牙军队有干政传统；
- **动教会**：政教分离，限制教会的教育和财产。教会和虔诚信徒觉得这是向信仰宣战；
- **动土地**：土改触及大庄园主。而无地的雇农等不及改革的慢速度，开始自己烧地契、占土地。

与此同时，整个欧洲都在极端化：苏联式的共产主义、意大利和德国式的法西斯主义，都在西班牙找到了各自的信徒。议会政治的规则没有被尊重的习惯——选举输了的一方不觉得自己输了，只觉得对方「非法」。左右两边都在街头组建准军事组织。1936 年 2 月，左翼联盟「人民阵线」以微弱优势赢下大选，右派将军们决定不再等选票了。

一场「失败」的政变，变成三年的内战

1936 年 7 月 17 日，驻摩洛哥的军队率先叛乱，第二天蔓延到本土。带队者之一是佛朗哥——一位以谨慎冷血著称的将领。

关键在：这场政变原本想几天内夺权，**但它只成功了一半**。大约一半的国土和军队站在了叛乱者一边，另一半（包括马德里、巴塞罗那和主要工业区）留在了共和国一边。政变没有成功，镇压也没有成功——于是对峙变成了战争，一打就是三年（1936-1939），死了约五十万人。

全世界的彩排场

西班牙内战之所以出名，一半是因为它成了二战的「彩排」：

- **德国和意大利**公开军援佛朗哥。1937 年德国秃鹰军团把巴斯克小城格尔尼卡炸成废墟——毕加索那幅著名的画就画的是它。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平民城市的大规模战略轰炸，欧洲隔着报纸先预习了一遍二战的恐怖。
- **苏联**军援共和国，代价是接管了西班牙大部分黄金储备（运往莫斯科「保管」，再也要不回来），并把共和国内部的政治清洗搞得更加血腥。
- **英法选择「不干涉」**——这个绥靖政策让民主阵营袖手旁观，也让全世界的理想主义者义愤填膺。于是有了著名的国际纵队：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约四万名志愿者自费跑来西班牙，为共和国而战。海明威、奥威尔都来了；白求恩从西班牙战场转道去了中国。

这是一场让人心碎的不对等：共和国这边是志愿者和苏联算计，叛军那边是两个法西斯国家的正规军火。1939 年 3 月，马德里陷落，佛朗哥宣布胜利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西班牙内战最痛的领悟是——当政治对立走到「不承认对方有资格赢」的地步，民主就不再有裁判，只剩下街头和战壕。选票输掉的一方开枪，是民主死亡的方式之一。

仇恨的账本

战争结束后没有和解。佛朗哥政权系统性地清洗失败者：枪决、监禁、强制劳动，几十万共和派流亡海外，终生不得归乡。获胜者修建了巨大的纪念碑（烈士谷），把自己写成唯一的殉道者。这场内战在西班牙社会划下的伤口，深到佛朗哥死后人们达成的共识竟然是：**先不讨论它**。这就是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要讲的——独裁如何维持四十年，以及西班牙人是如何带着这道没拆线的伤口完成民主转身的。

第十一章·佛朗哥的四十年

佛朗哥从 1939 年统治到 1975 年去世，三十六年——是二十世纪欧洲掌权最久的独裁者。他活过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，活过了冷战最冷的年代，最后在病床上寿终正寝。一个赢了内战、站队法西斯的人，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？

第一招：二战中当「不粘锅」

1940 年，希特勒在法国边境的昂代会见了佛朗哥，想拉他参战、借道拿下直布罗陀。希特勒事后说，跟佛朗哥谈判「宁愿去拔几颗牙」。佛朗哥的策略是：嘴上漫天要价（要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、要粮要油，开一张德国根本付不起的账单），行动上拖。

西班牙内战刚打完，国家一穷二白，是真的打不起；佛朗哥也真的亲德——他派了一支「蓝色师团」志愿军去苏德战场帮德国。但在「正式参战」这条红线上，他始终没迈过去。等 1943 年风向一变，他立刻宣布「中立」、撤回蓝色师团。二战打完，欧洲的法西斯盟友全灭了，唯独他活了下来。

大白话

大白话：佛朗哥的对德策略像极了一个不想入股的小股东——跟着喊口号、出点象征性的力，但绝不押上全部身家。风口一变，立刻撤资。

第二招：让敌人需要你

战后的头几年，西班牙是真正的「国际贱民」：联合国 1946 年通过决议谴责佛朗哥政权，各国撤回大使，西班牙被挡在马歇尔计划的欧洲重建之外。经济搞自给自足，结果是「配给卡+黑市」的贫困十年，上百万人逃荒移民。

救他的是冷战。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，美国看地图时重新发现了西班牙的位置——欧洲西南角，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门卫。1953 年美西签约：美国给粮食、给钱、给军援，换几个军事基地。1955 年西班牙进了联合国。佛朗哥什么都没改，只是世界变了——他从「法西斯余孽」变成了「反共堡垒」。

这大概是二十世纪国际关系最现实的教材之一：**孤立还是接纳，常常不取决于你是谁，而取决于大国需不需要你。**

第三招：把经济交给技术官僚

1959 年，佛朗哥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「放权」：把经济交给一批信奉市场经济的技术官僚（其中不少来自天主教的「主业会」）。他们端出「稳定计划」：货币贬值到合理水平、开放外资、放弃自给自足。

效果是 1960 年代的「西班牙奇迹」：年均增长一度超过 6%，是当时世界最快的经济体之一。增长的燃料非常朴实——**旅游业**（北欧人涌向阳光海岸）、**侨汇**（几百万西班牙人在法德打工寄钱回家）、**外资建厂**（西雅特汽车等）。到 1970 年代初，西班牙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，人均收入翻了几倍。

注意这个模式和第七章的对照：这一回，西班牙挣的不再是「横财」，而是靠开放、劳动和服务挣的钱——正好是四百年前那个教训的反面。

最后的布局

佛朗哥对身后事的安排，暴露了他对「西班牙统一」的执念：1969 年，他宣布恢复君主制，指定被推翻的波旁王室的孙子胡安·卡洛斯为继承人——国王的父亲、在共和时流亡的老亲王，被他跳过了，因为他嫌那位亲王「太自由派」。胡安·卡洛斯从小在佛朗哥眼皮底下长大，毕恭毕敬，佛朗哥自认选了个听话的接班人。

1975 年 11 月 20 日，佛朗哥去世。他留下的遗嘱里还在警告「祖国的敌人和共济会」。全世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这个被独裁者精心布置好的国家，会再来一次内战吗？

下一章——也是全书最后一章：它不仅没有，还完成了二十世纪最漂亮的一次政治转身。而亲手拆掉佛朗哥机器的人，正是佛朗哥亲手选中的那位国王。

第十二章 · 奇迹转身

1975 年佛朗哥去世时，外界的普遍预测是：西班牙要乱。一个被独裁压制了三十六年的国家，社会撕裂、军队强硬、左右两派的血债还没清算——按二十世纪的政治剧本，接下来要么是军人再政变，要么是第二次内战。

结果什么都没发生。七年之内，西班牙完成了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转型，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成功的政治转型之一。它是怎么做到的？

关键人物：佛朗哥亲手选的国王

第一个反常识的答案：**转型的总指挥，是佛朗哥自己挑选的接班人。**

胡安·卡洛斯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让所有人猜不透他。他对佛朗哥旧臣彬彬有礼，同时悄悄启用了年轻的改革派苏亚雷斯当首相。君臣二人执行了一套被后人总结为「谈判突破」的策略：**不砸碎旧机器，而是让旧机器投票决定把自己拆掉。**1976 年，佛朗哥时代的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《政治改革法》——一部规定恢复民主选举的法律，等于旧体制自己签字解散自己。1977 年举行了四十一年来第一次自由大选，1978 年各派协商通过了新宪法。

每一步都给旧势力留足了台阶：左翼同意不追究内战和独裁的罪责（所谓「遗忘协定」，各派心照不宣地先不翻旧账）；右翼保住了体面退出；军队被反复安抚。大家都怕内战重演——第十章那五十万条人命，成了所有人共同的刹车。

大考：1981 年 2 月 23 日

转型不是没有险情。1981 年 2 月 23 日傍晚，国民警卫队军官特赫罗持枪冲进议会，朝天开枪，把全体议员扣为人质；瓦伦西亚的坦克开上了街。佛朗哥的老路子似乎回来了。

关键时刻是凌晨 1 点过，国王以三军统帅的身份身穿军装出现在电视上，明确宣布：政变不得支持，民主进程必须继续。军内观望的将领看到国王亮了牌，纷纷归队。十八小时后，政变垮台。

这场失败的政变反而成了转型的「压力测试」：它向所有人证明，新制度扛得住。此后西班牙再没经历过政变威胁。

拼图的重新拼法

还记得第一章的设定吗——半岛是一堆难以整合的格子；第四章说过，国家从娘胎里就是拼起来的。1978 年宪法给出的解决方案是「自治区」制度：把全国划成十七个自治区，各给相当程度的自治权（教育、语言、医疗、部分税收）。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这些有强烈认同的地区，拿到了自己的议会和官方语言地位。

这套「大家都来当自治区」的安排，是二十世纪制度设计的一个聪明变体：不给某一区特殊地位（那会引发新的不公），而是把自治普遍化，让「马德里管一切」变成历史。它在几十年里大体成功——巴斯克的恐怖主义组织埃塔 2011 年宣布永久停火、2018 年解散；但加泰罗尼亚问题至今没合上：2017 年该区单方面搞独立公投被中央政府取缔，政治僵局延续至今。第一章埋下的那条线，到今天还没到头。

回到欧洲

1986 年，西班牙加入欧共体（今天的欧盟）——用整整一个世纪，走完了「比利牛斯山以南算不算欧洲」的回归路。入欧带来的结构基金、统一市场和制度约束，把西班牙经济又推上一个台阶：高铁网修到欧洲第一（里程超过法国）、几家企业（桑坦德银行、Zara 的母公司 Inditex、电信巨头 Telefónica）长成了世界级公司。2008 年金融危机把泡沫打得粉碎，失业率一度冲到四分之一以上，但民主体制稳稳扛住了——这本身就是 1975 年没人敢奢望的事。

收尾：这本书的那道题

回到导读里那道题：西班牙的登顶、跌落与爬回，运气、选择、地理各起了什么作用？

- **地理**给了它十字路口的位置——门和墙都还在那里，安达卢斯、哥伦布、美军基地、欧盟、旅游业，一波波机会都从同一个门口进出；
- **运气**给了它 1492 年的彩票和 1936 年的深渊，但运气只决定拿到什么牌；
- **选择**决定牌怎么打：选择「纯度」，就驱逐最会干活的人；选择「横财」，就荒废赚钱的能力；选择「谈判与遗忘」，就在 1975 年避开了一场血流成河。

今天的西班牙是一个普通的、富庶的、吵吵嚷嚷的欧洲民主国家。对经历过那个帝国的幽灵来说，「普通」或许正是最难做到的成就——它花了两千年。

